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銘二

魏文帝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兹度矩

無射鐘銘　魏王粲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兹衡鐘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熈聽之無斁用以啓期

刀銘 王粲

侍中關内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序工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為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覧相時陰陽制兹利兵和諸色劑考諸濁清灌襞以數質

彖有呈附反載穎舒中錯形陛剸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虞戒不在明

口銘　晉傅玄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誦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自狥廣庭終身又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

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餓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藥奩銘　宋鮑照

歲實走丸生厭脩牆時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烟靈飛生光黿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赬

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床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為良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雲此瑶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容盈尺錦兩片宇金鎰故仙芝煩弱既匪足僊蟲虎瑣碎又安能匹

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梁簡文帝書案銘

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黄金廻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緑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新刻漏銘 梁陸倕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

惟熈戴氣均衡石昚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遝遝
水火爭倒衣裳擧刀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
皇方壺外次圓流内襲洪殺殊等高畀異級靈虬承注
陰蟲吐喻翛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
不㲉音眼無留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
罔戰授受靡㣲登降匆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知
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辰生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

座右銘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公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讓謙莅民尚寬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溢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修寔操何俟釣虛聲白圭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絶纓言行既無擇存没自揚名

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于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王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象教不隧而法鼓之制存彤蓮宮于江之濆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啓廸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貽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覲釋法巒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

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製以合造化均
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于其間弘誓
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
靈接祝融回禄髣髴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鐘成于是此
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
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
在谷滿谷金呩岌峇若震若盪既而㧚怒散渙與迴飈
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于巖城入于梵宮徘徊乎

霜天淩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户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于是聆其音者貪騃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凉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哲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瘞硯銘　韓愈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井銘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罌甒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早則

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咸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六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嚱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櫛銘 盧仝

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門銘 盧仝

貪殘姦䣡狡佞訏愎身之八殺背恵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陶器銘 歐陽詹

常侍論於長者儻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愚

以不如古之人為陶長者避之以為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徃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搏㩳之制焚烝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致富不瑩而氷清珠覞不鍛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㲉鬲罍甂缻缶盃盂大窮擔頭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若在熚爇而莫渝滿堂絶侈靡之譏提絜無剽殺之患其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

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内户不扃外户不閉無為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肖其餘孰得而儔焉則刋材槵璞窮山越壑磨礱雕琢鑄錬丹雘力盡終年之功財殫不訾之產量纔斗合質忌湯火富家得奢盈之譏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

頗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蠧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亂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僮而有中誠背常人之見敬爲銘以廣之銘曰

黜汙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爲貴稽諸往載陶實攸興裁因掬攘成假埏㷀不腥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天然氷色財無害産功非殫力量盡洪纖周窮幽

仄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用有積巧相崇我取不勞為工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剸殺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堂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貫害勤人所貴者邪可貴不貴物戾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唯五帝下洎三王實有以輿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佛衣銘　劉禹錫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人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寳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狠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如何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慼慼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

分岐居與正為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没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磐石銘　白居易

元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析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

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懐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礱染湅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蚍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嚔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爕如星光如

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開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蕃衛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

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龔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閎閎土協吉纍纍為塜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

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蒭槀以食牛羊
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分封茅社
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
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竈乎窾
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
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媢慎無堅為金鐵
以行貨起爭慎無溺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
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

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既而它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絶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唅非珠玉斂無裾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鷩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謩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笏薦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摽儀倸臆起梗闢直噫諫舌切上磨帝闕不逆不怫笏則公笏嚌拱折列諍舌不發膠縈頷頗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潼關甲銘

孫樵

潼户呀東翼廉㪚南有玄甲數十扎馬委于前楹澁塵飄風綴斷革刓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闔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劄天子憂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驚譽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鎩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容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

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祿山西來叱而闢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闢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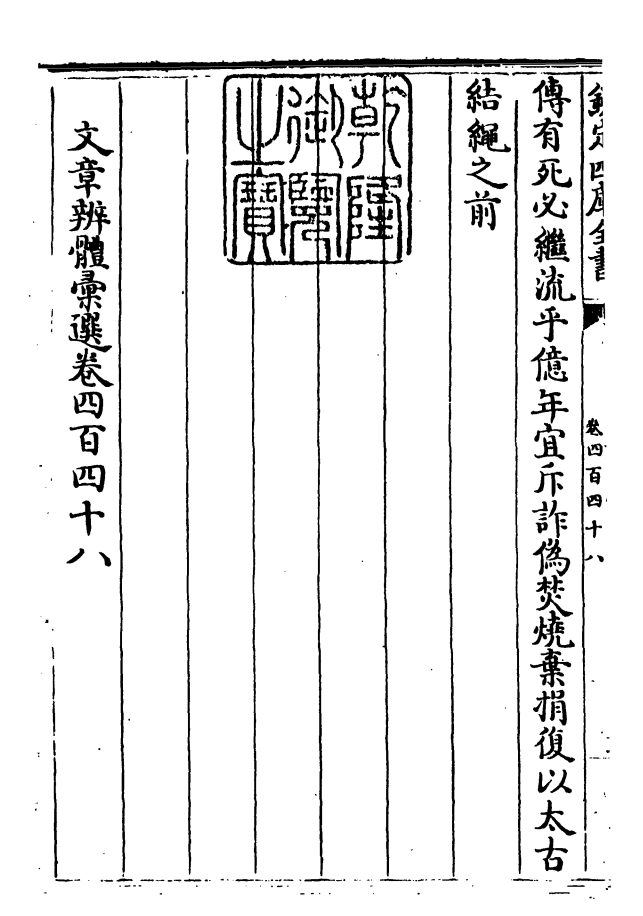
隋鼎銘 皮日休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為金以賊為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杠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鑿其耳噫戲聖王無畜茲器

書銘 陸龜蒙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聳編一絶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搵臬剝

穀膠縱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纍蠢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達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讎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没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枲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尨蒙弗删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姸鐃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



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四十九至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倫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銘三

槃水銘 宋司馬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也

几銘 晏殊

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蛇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于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于門以覲恭莊肅

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于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内外遠近庶民眙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或鍾于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

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承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

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

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司馬公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

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巳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巳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天石硯銘 蘇軾

軾年十二時于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

戲得異石如魚膚鈎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俯仰唇足世固多有

黄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蘇軾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

叅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黄魯直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加幻説

錫杖泉銘　蘇軾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

水盎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

却鼠刀銘

蘇軾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鋮之餘文如連環上

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摋盃舐缶太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妖怪晝出羣鬬相視睢盱犇於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凜以驚夫猫鷙禽晝

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趄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以何勞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于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

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曽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于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葢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渾淪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

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銅雀硯銘　蘇轍

客有游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為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毁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吾硯明窗細匱老尚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枕銘 蔡襄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酔夜有明燈而不適兮安爾而寐為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無累

杖銘 蔡襄

道之難阻兮爾實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求斯有用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瘿尊銘

黄庭堅

瘿尊庭堅得之舅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實不沽晚受福於巖壑鉤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乞言賓客從之此尊魁磊譎詭得㺯匠而成器也晚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惡駭俗汝為我銘以曉客庭堅曰

甕盎遺老宿瘤三逐說桓佐宜名顯齊國相士實難執柯其則擁腫樛句不受繩墨斵為雷尊於酒為德君子提攜與椐同壽子子孫孫勿替用酒

曹伯達硯銘 黄庭堅

巴東南浦巴子國金崖之下有蒼石琢而成器受書滴翰林主人子墨客不鄙夷之與偃息不離輕重與南北重為輕為可戒德曹氏父子百夫特

蠻谿硯銘 陸游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黙龍尾之羣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延平硯銘　陸游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日衰愧匪敵

古硯銘　崔鶠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

流摩頂放踵

鐘銘 葉適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為音悲爾含生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家藏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

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静者也豈非静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静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鋭動静所制借令筆不鋭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鋭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静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簡儀銘　元姚燧

膋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横天常衺帶三辰内循黄赤道交其中四遊頻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異緜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敧傾取軸絜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環三璇四衡挈焉兩綴闚距隨捩留邅欲知出地究兹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

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遥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賾攷明乎制器運掌有道瀍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猗與皇元發帝之藴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惟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兊也振溉不洩緣以澮也正位辨方日之卦也横縱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

也小大必用入地晝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
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齗也列刻五十六時酛也衡
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機杖窾納
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
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歛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
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
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
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

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
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
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眹造物
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黄金不
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銘四

沙漏銘 明宋濂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傅

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真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真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

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樅附度中輪
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黄衣童子二
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
此其大畧也初濼陽水善氷雖爨鼎沃湯不能為漏新
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
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
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
之請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銅雀瓦硯銘　宋濂

臨汾徐貽家藏銅雀瓦硯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覯焉質貞而文黝恭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迥風著勲久何哉𢑴榭塵爾蹤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貧舩翰列左右

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奎上人耘杖銘 劉基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罾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縶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孰䏚其癯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茠莽之除界康勿趄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矣子也予俱

尺銘 王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

固如是

瓬銘 王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

以此書財常思輕

鋤銘 唐肅

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屋孽斯茂衡從淺深毋爾苟

甕銘 唐肅

泉之容伊德之充泉之吐伊澤之溥其締勿贏其絜勿隳勿事乎桔槔之機

刃銘 唐肅

惡草之滋賴汝之剪夷弗剪弗夷則茅塞其蹊

筐銘 唐肅

擬其美毋以下體斂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爾執

釜銘 唐肅

溉于斯烹于斯我有旨畜甘如飴彼鼎食者殆而

盤銘 唐肅

脂勿我惡兮𥢶勿我慕兮惟味道之助兮

燈銘 何景明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硯銘 何景明

暚守黒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枕銘 何景明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瓶銘 何景明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釜銘 王廷相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祿王粲錦衣履厥危機汝將肉食耶藿食耶

鑑銘 王廷相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書櫃左銘 張邦奇

維宏斯富維安斯固維容斯無蠹性命之理幽明之故黙而藏之而以時布

書櫃右銘 張邦奇

闔也若虛闢也有餘闔闢無恒維時之俱悠悠宇宙變動萬殊有不我需厥名曰愚

鎮書鐵尺銘 張邦奇

人勞適紛我卧而理開聾抉盲叩我則啓

界方銘　張邦奇

於昭乾德靜專動直不閑亦式順帝之則

印色池銘　張邦奇

潤而密貞而剛以善厥藏賁彼四方我朱孔陽

爵銘　許宗魯

脩爵無算惟酒無量不及亂威儀抑抑永貞吉

枕銘　許宗魯

角枕粲兮以承爾晏兮彼規而警旦復旦兮

查八十琵琶銘 汪道昆

何哉木貍首斑何哉曲烏孫彈千秋萬歳樂以盤

汪元蠡匕首銘 汪道昆

元蠡挾匕首過太行山會大風匕首自樸中躍出元蠡以為異結佩佩之余在行間所部獲夷器何可勝數匕首廣寸半長尺有奇余所謂佳兵此其最也余多元蠡壯士遂為之銘銘曰

操尺犢擾游龍薄青萍浮白虹永言佩之為俠者雄

陳玉叔呉石銘　汪道昆

陳玉叔得呉石六則皆神奇諸作者賛之余為銘而勒之石

震澤雲蒸翼而上升翔于三澨湯沐相仍　右一

不黼不雕負嵎而處是曰玄菟疇能飲羽　右二

爾秉先知爾懐明德諸侯保之長守其國　右三

欻來下在中野應王者　右四

緊無心沛作霖出漢陰　右五

爾翩翩爾僊僊萬斯年右六

端石螭硯銘 徐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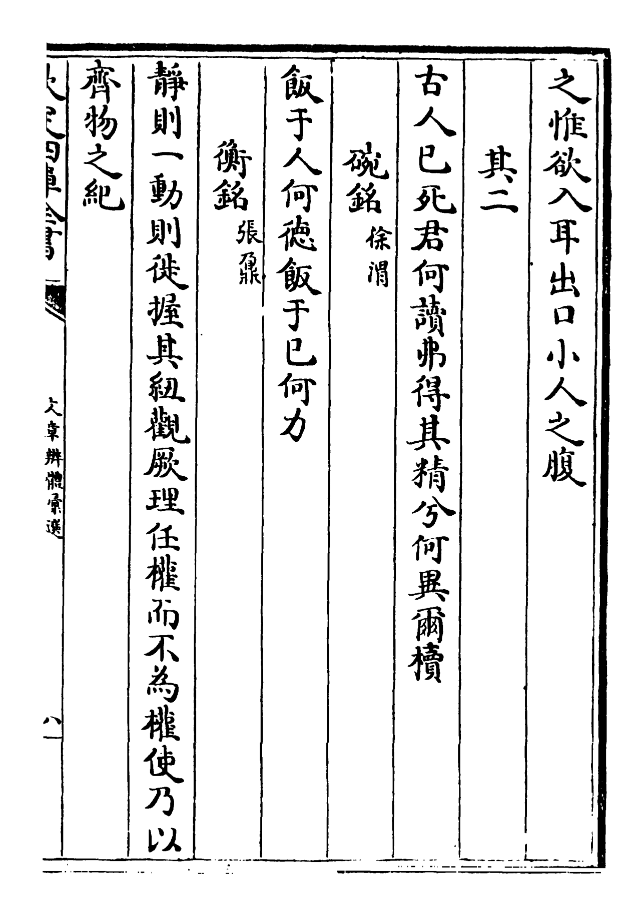
頷則燕而虎為頭𦙶則螭而鸜鵒為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鼉磯硯銘 徐渭

稠榆糜一何捷敗穎兔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書櫝銘 徐渭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



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其二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碗銘　徐渭

飯于人何德飯于已何力

衡銘　張鼐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紐覩厥理任權而不為權使乃以

齊物之紀

鑑銘　張鼐

惟燭之蒙不及隅盂水之撼不辨鬚孰貞而明其中乃虚奩而藏之光有餘

扇篋銘　鍾惺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五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銘五 讃美類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漢班固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毖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踈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楊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

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班固

酇侯蕭何

眈眈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

將軍舞陽侯樊噲

歘歘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黄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恵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營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上
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與代之際濟
主立名身覆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户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為漢謀主六奇解厄揚

名于後

南宫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宫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𠈌食其隕殁於齊横恥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襃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
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内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
及要荒聲馳海内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寛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腥芝火
流烏飛將命伏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泚項營序功差德履

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乗險難困不遑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主赤㬥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徽諂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郻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為家

思舊銘 周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

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都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横流之肇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轘轅長别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復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博博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别郊門顏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長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塟地方爲長樂之宫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埀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

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為此别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缾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沈德水聲出風雲劒没豐城氣存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駿駿霜落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墳横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亡復梧桐松聲蕭瑟

長起秋風嚋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克朝陽落鳳大埜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婺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絶鄰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唐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太尉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薊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

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于以續公賫冊書亦捧端
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
謀殲羿足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
不在公象昏嘘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
謇謇又剌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
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
豔殂閭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迎
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

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濵以慰南國

武岡銘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

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許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兕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于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巳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能廸蜮大不為

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顧銘武罔首以慰
我思以貽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
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磧魚駭而離獸犯而殘尸恐谷竄披
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撥師
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
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
貽我子孫我始螯賊由公而仁我始寇仇由公而親山

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逺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昜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黄氏義門銘 明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爝爾苟非水

以制之則必至于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于斯雖委巷草剌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盭綬之賢皂蓋朱旛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于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

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黄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鑱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

漓黄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邪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黄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邪然則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喆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于斯黄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它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

黃氏益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惟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餐視其扃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亡聲既衍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豯十室九衰瀾倒波頹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亢造端弗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為高

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
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爲符夙夜究圖百
世如初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銘六 以下雜銘類

封燕然山銘 漢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熈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刋石

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函谷關銘 李尤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夺

駕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雎將入自戚以囊元鼎

革移錯之新安否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墉重關閑固不

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劍閣銘 晉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道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兹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弗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

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帆銘 宋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濴地紛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沈在昔鴻荒刋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瞻貞視悔

坎水巽木乃剡乃鏇既刳既斵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戎遂留眙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探龍鷁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峭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賴繇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父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凌烟樓銘　鮑照

臣聞憑飈薦響唱微効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氷臺築乎魏邑鳳閣起于漢京皆所以賛生通志感悦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棲置崇迴延瞰平寂即秀神臯因基地勢秉臨吳甸西眺楚闗奔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絶舊年誠可以暉曠高明藻徹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望

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

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石闕銘 梁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

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克明

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

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
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
祇響附穿胷露頂之衆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
執鋭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兹同徳帝
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
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析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
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懐巴黔底定於是流湯
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

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
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
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如轉規
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
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
下車而天下大定拯兹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並

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貽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櫰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欵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

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黄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

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

以化光爰有彖闕是惟㫚章青蓋南洎黄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兹雙起偉哉假褰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糚懸書有附委篋知歸欝崫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賔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凑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栖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厠蕃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
踐鑒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述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閣架煙南瞻巫野北
望淮天遥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
斯踐愴屬遐年遊仁厠遠宅賞憑崳頒創神苑陪構靈
椽曕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
眇别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陜蓬篠粗遷重
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蜘海鶴九嵘

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藉雲拱敢告祥緣

茅山曲林館銘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内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為勁好掩迹韜功守兹偕老

望美人山銘　周庾信

高唐礙雨洛浦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

是三侯險踰地胏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畫開斜看已識直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吹臺山銘　庾信

江寧吹嶺雖山出笏秦簫下鳳此岫為真青槐避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婦樓學仙人吴中字玉城南姓秦比花依樹登榭要春舞能留客聲便度新雕梁數振亡復輕塵

明月山銘 庾信

竹亭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窗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堤梁以堰埜路疑村船横埭下樹狹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羞來翠幔朝開新妝旦起樹入床頭花來鏡裏草緑衫同花紅面似開年

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絲剶藕蝶粉生塵横藤礙路垂柳低人誰言洛浦一個河神

天門山銘 唐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日園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緑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閲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江州南湖堤銘　李翶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戲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為湖人得其羸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翶歌以記之辭

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滂滂南陂冬乾夏漉九江暴漲潮滔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飆（匹尤切）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軔其輛童嬰涕墮老婦號愁歷古迨茲就為岷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屬臻莫不用力千錘響振（音眞）爐讙相勵不督而勸堤既成止罔聯突起堅若石城墇為瀦水

蒲莞葌芡鴻鶴鱣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懐

很石銘　皇甫湜

很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礲㩮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淫刑蹙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

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為竅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壙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總奇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人憤其凶鏑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荊棘指麾崤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刧隧燔于童蓬顛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剟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佷石炯戒千春

劒門銘　李德裕

羣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闕翠嶺中橫黯然黛色樹茲雄屏以衛王國峯拔井幹溪回溝泓嚴守重扃隱如臨敵運有隆替地無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戎蜀侯敗績艾出陰平禪亦來格粵在憲祖英威四克始剪蜀妖遂清邛僰蠻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藍田關銘 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形
關勢迴抱于天秀欲染眸危將驚䰟意將造物者心是
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為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闇閾者非
兹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為藍田關銘

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鎖萬嶂為栓難圖其形莫
狀其秀變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畫
秦國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剡夫兹關獨可規

臨

汴河銘 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唯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于賢愚之主自古然也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

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誠是謂

汴河銘

維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楮川流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遊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蜒骨橫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檝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窐順中如劍鋩蹈藉必死鈎距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石橋銘　張彧

閼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容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抒材藏制樸斲紛糅斡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横包乘流迴秀坱軋匠造琳瑯簇簉敞作洞門呀為石竇睒莫算盈一紀方就力將嵐爭勢與空鬭吞齊跨趙

徼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撤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侯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荆壖朝趨禁靁質含氷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古函谷關銘　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容

故封畧土守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鬬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閫閾鑠天府於户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内擁六合之奥區故伯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内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劒而起以遏亂畧斬白

帝紹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諜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羡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泰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峙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仙掌銘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凝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贔屭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絶地軸使中裂析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

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詐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總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鍜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鈎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黄河華

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於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撝太極蹴蹋顥氣立於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擎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為神祇可不謂大哀乎峩峩靈掌纖指如畫隱轔砊礴上揮太清遠

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於華陰華人以為紀峰巒勒之衆須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跖砉如剖竹騞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

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翁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
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
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巃嵸介二大都亭亭
尚聳霞艳烟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
古以悅羣動下視衆山蟉蝣蠛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
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五如石銘 元結

涍泉之陽得恠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

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有如礲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滙匯石而流入礲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顯銘

五名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鷙鴻張翅不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鼉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來彼靈槎在漢之間

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浯溪銘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文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

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㾓亭銘 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㾓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踈竹傍簷瀛州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㾓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茆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丹崖翁銘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國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磄磄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蘺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牖竹幽

石磴飛泉户中怪石臨淵硐硐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悦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岩下遂刻此銘

胥山銘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朔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虔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懒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維新有周行

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含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困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壤仗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位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驗人賊為大怨咸令在上慢

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貽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恁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劒光先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瀕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於越夕於楚乃退於是仲秋𦙍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

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坼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
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墻揭艇
再飯之間絶其音聲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牐有
鹽有腥遥賓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於卯階
金狄在户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護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
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伐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𫏋𫏋伍員執

弓挾矢仗其寶劒以謁吳子稽首楚皐皆中紂理蒸報
子妻獵鈕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贍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洸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絶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跡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夐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集作源）教化無餘源（集作門）可貿遷可親呢擘析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集作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集作窾）下

同
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兹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茍有可通而未通聖人代其功工集作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兹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慮以全念集作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纑以下梓人猿垂絶冥鳥傍危岑鑿積翠石集作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蹴堅勁膠固雲横砥

平惣庸蜀之通（集作道）途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緜是贊幣以遥（集無此字）達人神以（集無此字）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刓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

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嗤嗤集作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苟古人之攸作乃為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集作周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岸斷斫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烟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剗勁無蹊以道

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從完以蹈隋落我榮集作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蹈植之致患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集作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讐儒

祀而家秦坑儒邪儒坑秦邪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銘七

三槐堂銘 宋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秋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

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

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葢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

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

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呑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咏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

敝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桄榔庵銘　蘇軾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𣫼屭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雜處帝奴東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視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雪浪齋銘　蘇軾

予於中山後圃得黒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銘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大别方丈銘　蘇軾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水火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内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蘇程庵銘 蘇軾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寳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説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説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伍子胥廟銘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邪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

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猶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新田銘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傜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吉尚寬之來問弊于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居恂以兵士與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一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收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為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而唐之私

廪固有餘循吏之無稱于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銘銘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適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其來僕僕鍰我新屋趙侯劬之歲仍大熟作者不饑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遊者處昔止者流維昔妝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秖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六祖卓錫泉銘

蘇轍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葢其人乎辯來四年

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明白菴銘　宋釋德洪覺範

余世緣深重夙習羇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

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巻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
問法人便謂世間皆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堤岸輒
决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
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物初心為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
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
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
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巻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

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嘉

阜潤堰銘　明黄輝

阜潤堰堰泠水河也所溉田至萬餘畒河出青石關吞小㶚而北水饒可堰堰議葢與河俱矣或曰河水急下則渙散無所用即强之傳嵓嵓石又剛頑不受工奈何河如能言必曰沃漢工者盡吾族也遠則若漾水若黑龍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即不漾不黑龍江乎哉于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懟之夫數族之為沃也豈其固

然而無所須人散則聚之峻則夷之迅則折之巽則樂之智創愚因慮無不委蛇以從者故石頑水智維智化頑雖有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不得頑是且夫猶之水也而擅吾令稱以濟夏畦水火相得壞力自倍世孰有知予而用之也者噫石如能言必曰世所利于吾而取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梗于河渠也盡雪吾于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煉水吾不拒如木受鋸其奚剛與頑之有若是者民能為河與石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

詞于斯也以止盍至登州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所自為言也試如大石黑石兩堅嵒嵒咸受命遂事于民所欲堰已而曰恨旱所灌少再升之水益尊田益高閘于甃灘以分河河行于鑿沿崖引之穿谷入渠五里下于田田以次受灌釵建于貫溝轂縮于三溪尾閭于賴家口入于河瀦水者里二十堤之者里十有五閘若堤皆植以椿甃以石夫以畝料凡千八百指穀食于廩七百石而縮若木若鐵若匠直若委官饟

皆給于公民自効者木千株始于萬歷廿五年秋九月至廿八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堰成字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功取諸漸時率僚屬行水勞以酒食錢幣公私為一故紓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臺而望之並河膴膴與漾黒龍紅花所灌等父老抃舞前為壽曰幸甚乎公之以天利利我也之河也蕭曹倉卒漏于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于今日所閱賢智循良若而人曷其無一人暇而不少顧也天

其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異日者公其鄴侯
平陽侯乎以大利利四海必自斯渠始公笑謝曰史起
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于西門豹哉且斯役也民之欲
也上下之力也於吾何有于是撫臣按臣以堰績聞事
下大司空紀録於司勲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在異等史
輝氏曰吾于李公同年兄弟也丁酉遇于棧語及堰故
予舉爵祝曰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為兄書今果然乃
以漢父老意為之銘公名有實字涵虚登州黄縣人以

地官郎中守漢中銘曰
漫漫泠河疇東于山如風散雪以雨郊暵其雨維何靡
霽靡愆如龍驤首所頫盡擱爪攫鱗張萬頃蜿蜒埇隙
墝畬受潤獨先如燕用毛耆舊首霑勢轉科盈忽注于
平如驥御良惟人折旋上膏煶如滲以清寒如暍得飲
不露而甘舄鹵榛蕪此為沃原如得禁方晨痾夕痊孰
實為之李父在焉當其慮初或謂大難公曰試哉于彼
危磧石聳而立首受鑱鑽如烈丈夫軀以功捐河躍而

分自為別源如大智人更險就便僉曰可渠公曰徐猶
毋害而農農餘乃前畚捘于埜榖食于官時適儉飢民
賴以饘壺漿邪許手口並雕三秋一春累功斯全爰洗
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妹子清道而延既燿既袚彌潔以
娟吐氣為膏出言為泉凡所經絳滲漉釀鮮粒我秔秫
三倍粟稍我箱我釜油油田田誰謂河冷風薰日暄昔
蓄不施豈河之慳有而不庸古何關然昔賢有知必喜
以慚慚于我公喜濟民艱翼翼李父身為豐年如太和

氣東西北南其被澤者如海之闊公陟有時泠河無遷
我祀李父莫如堰專勒銘于斯萬禩無譏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銘八 器皿類

鼎銘 衛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沈麒曰此古鼎銘體然有繁簡不同簡者或止數言此爲詳者爾

硯銘宋蘇軾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

十月臘日識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五十四